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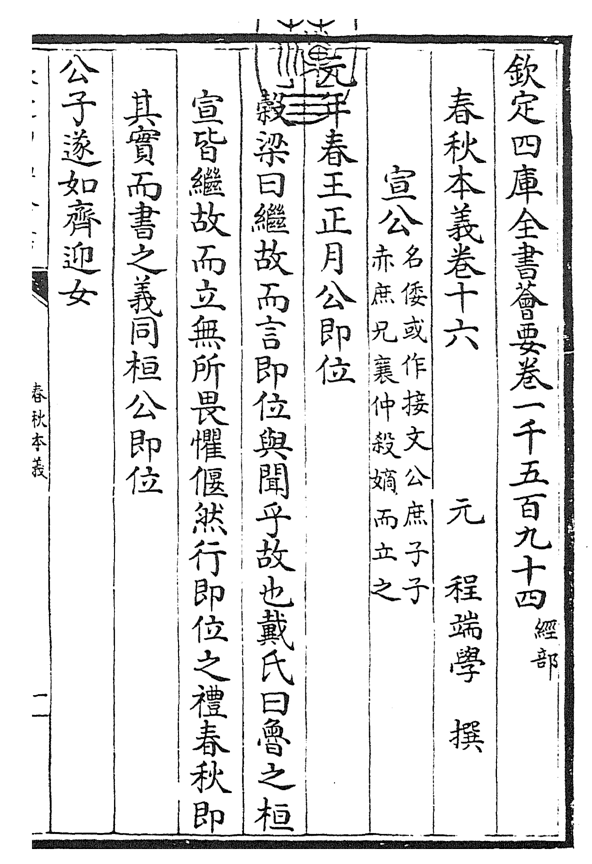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九十四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六　　元　程端學　撰

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庶子子赤庶兄襄仲殺嫡而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戴氏曰魯之桓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懼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義同桓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莘老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喪也乃遽使大夫逆女於齊書逆所以見弑君之人得志而在位則無所不至也高氏曰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愚謂魯人殺齊之甥而姜氏歸矣復以其女即其喪而嫁弑逆之賊又使弑逆之賊來逆而不辭齊侯之惡亦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

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禮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皐惡自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石氏

曰文公之喪未期而使公子遂逆女雖不譏喪娶㬥
惡自見矣公子翬弑隠公者也公子遂殺子赤者也
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
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王氏曰文十八年書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十月子卒
則遂及得臣如齊之意可見矣此年書季孫行父如
齊而不書其故已而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
齊之意可見矣前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以其子故

也既而季孫如齊畏夫人之有所訴也宣公即位之

初公子遂如齊逆女亦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

欲急婚於齊也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辠

可辠者喪娶之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高氏曰公既婚矣

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列於會蓋春秋時凡國

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於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

復討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文子舉動乖錯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康侯胡氏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葢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逐也臣有辠宥之於遠也邦衡胡氏曰流放之刑

惟天子得行之譏用天子之刑也木訥趙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大臣有辠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舜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諸侯耳越晉境而為他國安得荒裔而放之衛豈晉之荒服乎○莘老孫氏曰古者諸侯大夫命於天子大夫有辠則請於天子天子命殺之可殺之可放之可放之可春秋之時諸侯未嘗請於天子專命之專殺之專放之書曰放其大夫辠其命之專放之無禮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為大夫而見放焉則

亦非賢者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曰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張氏曰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後屬沂州沂水縣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康侯胡氏曰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

簒弑之賊毁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已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而為無父無君之人矣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其猶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即逆女于

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康侯胡氏曰宣公篡立之皐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於齊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内交宫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

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田即僖三十一年所復侵地也穀梁曰言取授之也左氏曰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曰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愚謂魯授之而書齊取者魯史之本文史諱國惡而但言齊取春秋因之以見義也康侯胡氏曰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

也子赤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者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四隣諸侯胥為無父無君之輩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蓋得此意○貫道王氏曰齊惠於出姜姊妹也姊妹出於逆臣外孫並戕於逆賊反因之以為利無人心矣許氏曰桓公既弒以許田賂

鄭宣公既弑以濟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所籍以行者惟利而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擇至於弑父與君將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張氏曰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亦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誅其貪利而成亂也

秋郱子來朝

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子滑夏其惡著矣而鄭師助之辠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趙盾帥師救陳

蠻夷滑夏而中國救之善也然盾以大夫而專兵圖伯則天下禮樂征伐在大夫矣又以序晉靈見弒之漸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君舉陳氏曰南北之

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
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芳尾切公羊作斐
上言趙盾帥師而此言晉師者亦先目後凡無他義
也杜氏曰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棐氏
曰地棐林見會而後伐也高氏曰著諸侯為盾所致
也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猶不可況大夫乎自隱
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棐林之會中國政

在趙盾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胃道王氏曰晉師救陳之後諸侯會之而後伐鄭爾怒鄭伯而同外楚諸侯猶可以義起惜盾不足以任其責也靈公立十三年僅盟扈一役與諸侯接餘皆以盾盾既専兵欲不逼得乎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公羊作柳）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氏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

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未詳信否愚謂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以序晉靈
見弑之漸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貫道王氏曰侵
崇趙穿得兵權之始也

晉人宋人伐鄭

康侯胡氏曰宋人弑君王法在所不赦也而晉人與
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義又見隱二年
鄭伐衛○愚按鄭附楚以侵中國晉宋伐之有名矣

然趙盾合四國諸侯而不能服鄭之心為晉宋者盍反己而思乎宋以弑逆而伐人晉以大夫而僭伯宜鄭之不心服也伐之不服而又伐之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戶化切

孔氏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何氏曰大棘宋

地杜氏曰在陳留襄邑縣南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愚案大棘宋地鄭伐宋可知也非前年冬晉宋伐鄭而鄭禦之也而稱宋華元及鄭歸生者華元志乎此戰也鄭附夷狄致晉之伐乃不自咎而帥師伐宋固有辠矣華元為逆賊之臣亦不自咎喻以辭命而妄興大衆以取敗績壞國

喪民以及其身皆辠也大凡弑逆之賊戰而偶勝者
僥倖耳此其不免者也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見僖
元年獲莒拏○朴鄉吕氏曰春秋未有書大夫帥師
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而戰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
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
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帥師
者吳而已大夫之強可知矣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

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大棘之戰並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既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秦稱師者衆也亦魯史舊文猶楚始稱楚其後漸稱子稱師蓋漸與諸夏混矣左氏曰秦師伐晉以報崇

也未詳信否愚謂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

戎伐凡伯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義同元年伐鄭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朴鄉呂氏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乃從楚以侵宋晉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幾而鄭歸生戰於大棘以敗宋晉又為是率諸侯之師以侵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從晉而今叛

之哉蓋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將以討賊也乃受其賂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於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皐公羊作獋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頼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

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

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

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邦衡胡氏曰易曰弑父與君其所由來者漸矣盾自文六

年當國盟會侵伐皆盾專之不復有君其來漸矣愚
謂春秋歷書趙盾之事而終之以此鑒戒昭矣義又
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貫道王氏曰靈公之立非盾
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盾之無君之心久矣盾狡而
穿愚河曲之役委曲庇之將用之也且使為公壻則
伏姦賊於君側有年矣靈公不君與盾為仇此盾之
所以先事而發也使穿侵崇是與之以兵權也事成
機熟委君於穿而宿留境上謂非其情可乎穿弒君

而反使之迎成公而立之是庇穿弑而免穿於討也後人見傳徒以事成於穿而盾負弑逆亦惑矣康侯胡氏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之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

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

憯乎意今以此皐盾乃閑人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

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

免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書此為速葬及魯郊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張氏曰郊牛者本養以事天之牛也高氏曰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宣公弑君篡位無天道矣豈足以對越在天乎祭天之牛或傷或死此天示變以警公也康侯胡氏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

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魯郊與猶三望並見僖三十一年○趙氏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為之卜而不從者四鼷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咎其僭必將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為也不郊而猶三望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康侯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渾戶門切又戶困切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張氏曰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宋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康侯胡氏曰夷狄相攻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故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愚謂陸渾在伊雒天子不能治諸侯不

能驅而楚轉得以伐之中國不振甚矣義又見僖三
年徐取舒

夏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狄之别種木訥趙氏曰隈姓潞甲及留
吁皆赤狄也孔氏曰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
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義見隱七年戎伐凡

伯○木訥趙氏曰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患頓息狄衰而赤狄興焉今其侵齊始見於經

宋師圍曹

邦衡胡氏曰宋文弑立已為亂而欲治人之亂春秋所甚惡也愚謂逆賊逞志以圍人之國見王政之壞極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鄭穆公

木訥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愚謂月日雖闕然冬卒而冬葬蓋在三月之内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郯音談向舒亮切

張氏曰郯己姓國子爵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

在淮陽軍下邳縣北杜氏曰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
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左氏曰
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劉氏曰平莒
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強也取向利
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者正已而後發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張氏曰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

公而平二小國若出以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

今挾齊為重而彼尚不肯伐莒而齊不與復取向以

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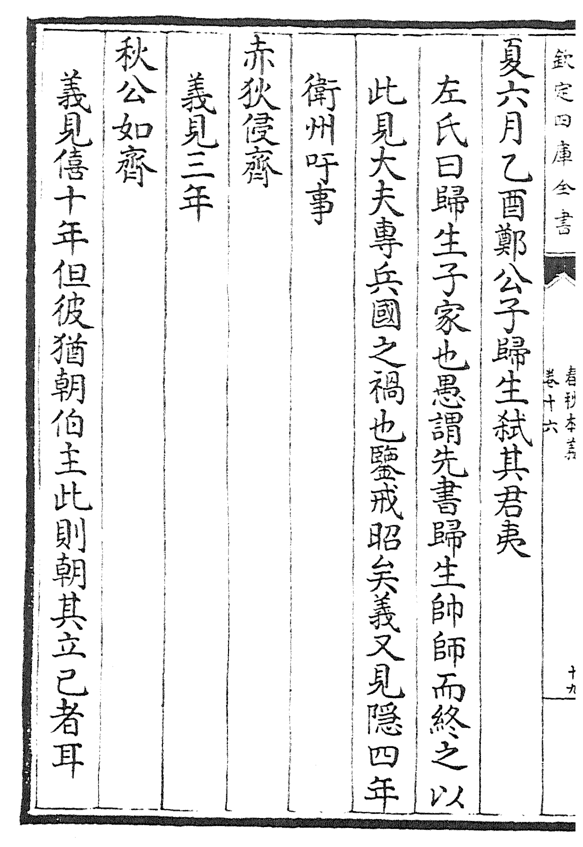
也

秦伯稻卒

張氏曰秦伯共公也存耕趙氏曰自秦康公罃卒書

於經而秦同於中國矣於是書共公稻卒義見文十

八年秦伯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氏曰歸生子家也愚謂先書歸生帥師而終之以此見大夫專兵國之禍也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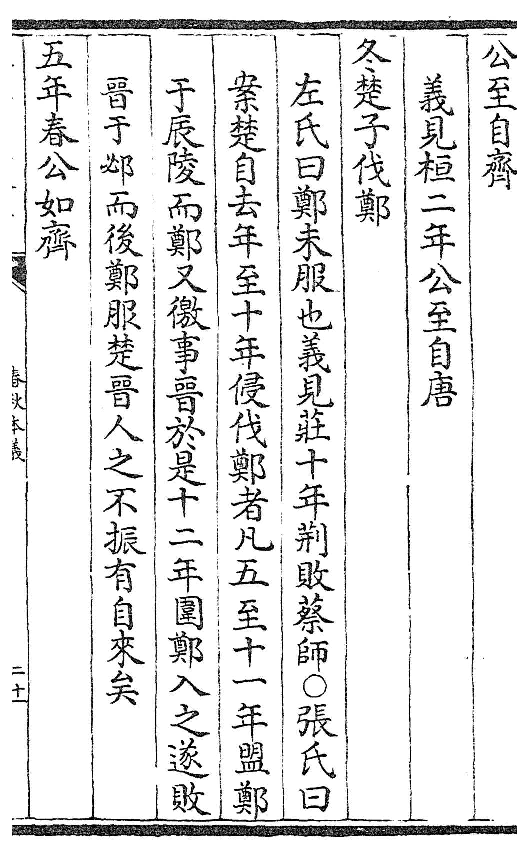
衛州吁事

赤狄侵齊

義見三年

秋公如齊

義見僖十年但彼猶朝伯主此則朝其立己者耳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鄭未服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張氏曰

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

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

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義見四年此則去秋與今春兩如齊甚矣

夏公至自齊

踰時而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張氏曰左氏無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羊穀梁

子叔姬趙氏曰時君之女也左氏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高氏曰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為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高固為齊正卿而始與魯為婚又越

境逆女非禮可知義又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日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謹三孫之世卿也

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時叔姬始嫁

未合歸寧假令合歸寧亦不當與高固同來書之以

明高固之辠也○康侯胡氏曰禮女子有行遠父母

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高氏曰趙盾弑君孫免為衛卿反與之比以兵加人之國因見當時習於悖亂不知君臣大義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貫道王氏曰向也楚嘗侵陳晉一救之陳遂從於侵鄭陳非忘晉也鄭以晉故三年三被楚師晉無一矢之救此陳所以畏而平楚也晉不自反偕衛以侵陳討貳晉可知矣木訥趙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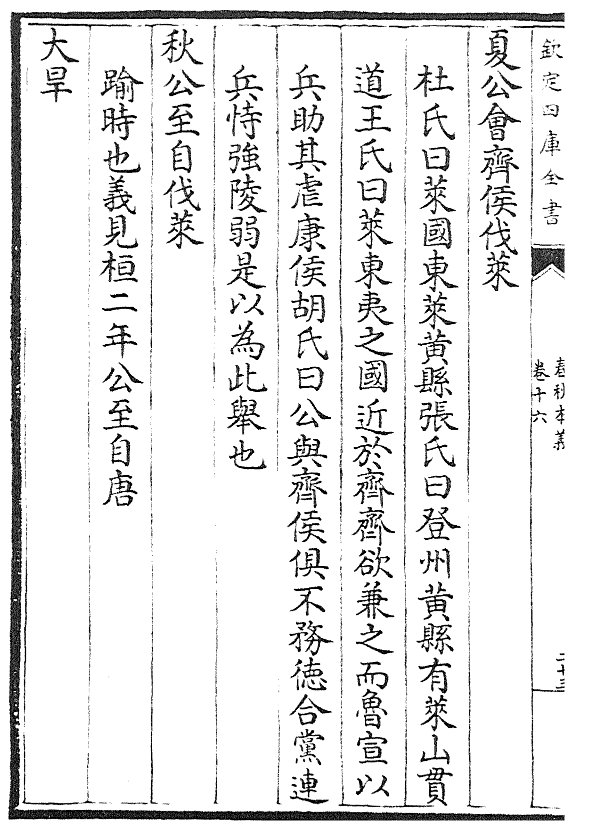
秋八月螽公羊作蠓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登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外大夫來盟者五而稱使者二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及此孫良夫是也直書來盟者三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是也凡書使前定也其君使之來盟也不書使未前定也大夫至其國隨宜以盟者也大略如此又當隨事見義不可執一而論



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氏曰萊國東萊黄縣張氏曰登州黄縣有萊山貫道王氏曰萊東夷之國近於齊齊欲兼之而魯宣以兵助其虐康侯胡氏曰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陵弱是以為此舉也

秋公至自伐萊

踰時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大旱

義見僖二十一年○張氏曰比年螽旱觀其所感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張氏曰黒壤晉地一名黄父義見隠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之世未嘗一合諸侯成立五年始有黒壤之會而大夫不與焉庶幾桓文之事愚謂此會終不能以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冬會春至則正月告朔之禮廢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髙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冬會黒壤而此年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期會為急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孔氏曰黄齊境公羊曰言其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聘禮曰賔入竟而死遂也若賔死未將命則既歛于
棺造于朝介將命孫氏曰至黄乃復厥君命也○東
萊吕氏曰昭公如晉亦有疾乃復矣今不云有疾人
臣不當以疾廢君命昭公可以疾止仲遂不可以疾
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葉氏曰有事者四時之常祭也仲遂公子遂也稱仲
遂見僖十六年季友卒垂見隠八年穀梁曰猶者可

以已之辭康侯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賔尸也杜氏曰籥管也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武之别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之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此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賔尸之祭為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

可而猶為之也○劉氏曰譏世卿言自是世仲氏也愚謂春秋有大義兼小義者此章本為猶繹書而因以見世卿之義而遂則東門氏之始也遂之後公孫歸父仲孫嬰齊亦執魯政故志之又案仲遂弑君之賊人所當討奉使未畢中道擅返宣公明正其罪不為之服可也既私其立己之恩一切容之俾為上卿矣則當以上卿之禮處之聞喪而廢繹可也今偃然行吉禮以賓尸用樂而僅去其管則宣公既失大義

又失常禮正張氏所謂由其心之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繆戾如此春秋書之將使後世識君臣之義禮樂之情豈徒攻宣公仲遂之惡哉又案周禮樂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然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孔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明此時舞者不得吹籥也呂氏吹籥之說豈即所執之籥歟抑别有所謂吹籥者而去之歟

戊子夫人羸氏薨羸公羊穀梁作熊胡氏曰非也當從左氏

嬴氏杜氏曰宣公母髙氏曰此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援成風之例著其僭也義見文四年風氏薨○葉氏曰魯之妾母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定姒也定弋也自仲子始見於隠公之世春秋猶書恵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宫以見譏然仲子猶不為夫人魯之妾母為夫人自成風始貫道王氏曰敬嬴私事襄仲故仲弑二君立其子遂葢有公子頑之臯也賊以仲卒淫嬖以夫人薨國無政也

晉師白狄伐秦

張氏曰白狄即丹州延州銀夏之地秦同壤之國也

左氏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康侯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白狄以伐之獨不謂非其類乎愚謂摟諸侯以伐諸侯辠也況摟夷狄伐夷狄以報私忿乎

楚人滅舒蓼音了穀梁作鄝

張氏曰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木訥趙氏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而異國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也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其南門矣左氏曰楚為羣舒畔故伐舒蓼滅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自徐人取舒至是楚人滅舒蓼成十七年又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夷狄自相

攻滅而春秋書之者是時楚人勢横將為中國憂康

侯胡氏曰中國民有被髪左衽之患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義見桓三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敬嬴公羊穀梁作頃熊趙氏曰頃惡謚也宣公追尊其母不應加惡謚也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

制也孫氏曰譏無備也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

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其稱小君與私謚又見文五年葬成風○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堋于墓以弔賔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不能為雨備不亦薄乎

城平陽

杜氏曰泰山有平陽縣張氏曰襲慶府鄒縣有南平

陽城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所以譏其始謀之失然晉不能救陳遂復從楚晉之辱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既以嫡母之禮處庶母則在喪服之中矣而以歲之首月遠朝強齊非特見公之無哀亦不知有天王矣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朝正於齊無新歲之戚尚可以告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仲孫蔑如京師

蔑穀之子孟獻子也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大

夫聘京師黄氏曰比事以觀則輕重先後倒置可知

齊侯伐萊

義見七年伐萊○許氏曰狄比侵齊而齊不敢報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强而弱微弱如此於此可以觀惠公之政矣

秋取根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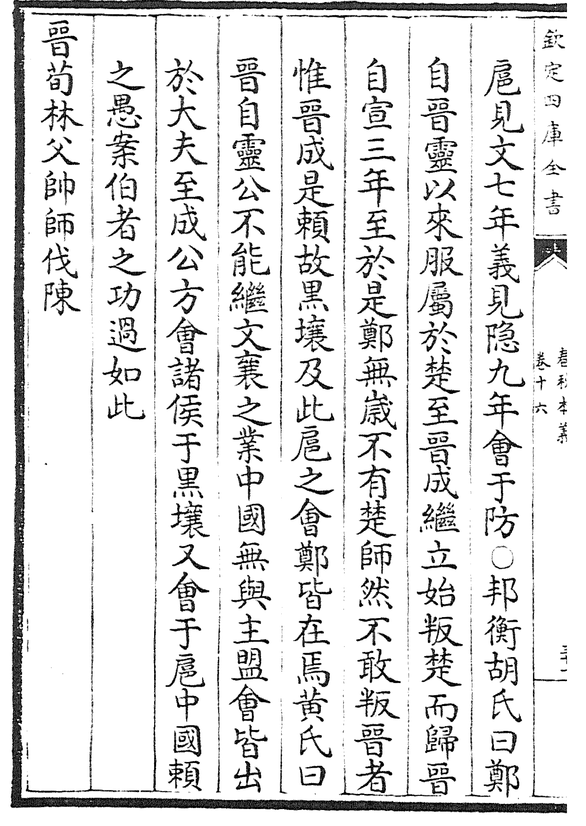
孫氏曰内滅國曰取諱之也劉氏曰根牟者附庸之國杜氏曰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張氏曰屬

密州安丘縣義見莊十年齊滅譚○竊疑此蒙上齊侯伐萊之文則根牟為萊邑而齊取之也但無所考耳

八月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卒高氏曰自隐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卒者魯不會其葬而書卒為下圍滕起大意又見隐七年滕侯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戹見文七年義見隠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鄭自晉靈以來服屬於楚至晉成繼立始叛楚而歸晉自宣三年至於是鄭無歲不有楚師然不敢叛晉者惟晉成是頼故黒壤及此戹之會鄭皆在焉黄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於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黒壤又會于戹中國頼之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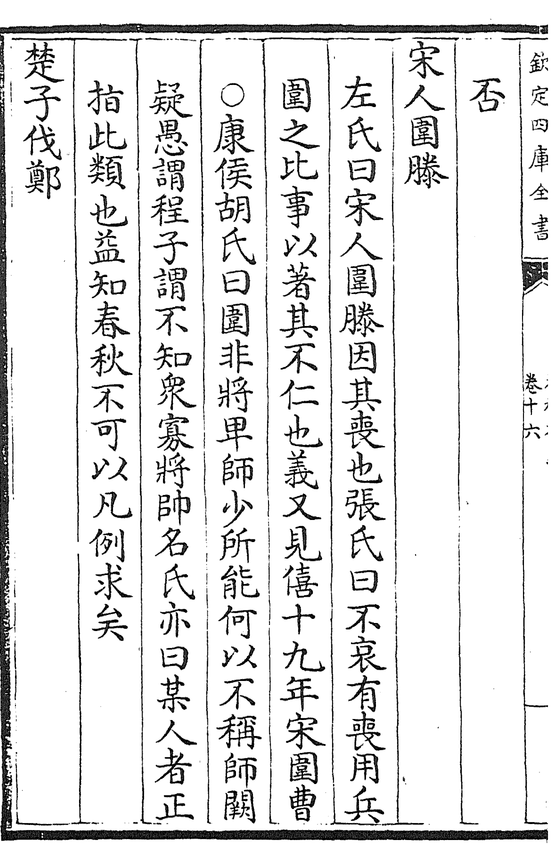
邦衡胡氏曰文宣以來諸侯權移於大夫雖晉成銳
意文襄之業再會諸侯卒不能收下移之權今荀林
父帥師以見諸侯皆再會而大夫專伐爾高氏曰陳
不會即楚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伐之晉之不
義甚矣義又見隠二年鄭伐衛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臀徒門切
杜氏曰卒于境外故書地高氏曰不言卒于會者諸
侯散而晉侯以疾留于扈也諸侯非王事不出境成

公會于扈而卒非正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莘老孫氏曰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略也卒于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鄵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師于會而以地言者在其封内也人君之卒必于正寢而諸侯非王命奔走於外以死國事無所寄託而宗社危殆者必謹志之晉鄭宋之君皆卒于封内而春秋猶皐之者皐其不卒于正寢也卒于封内書地卒于會書會卒于師書師以地為重則

于會于師又可知也愚案公穀孫氏皆以邑爲晉地
未詳是否竊謂書地書會書師皆因魯史之舊要之
皆非王事而不卒于正寢耳恐未可以地與會與師
分優劣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大意見隐七年滕侯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
不書葬魯不會也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
忘親高氏曰此所謂無其事闕其文者也皆未詳是



否

宋人圍滕

左氏曰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張氏曰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比事以著其不仁也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康侯胡氏曰圍非將卑師少所能何以不稱師闕疑愚謂程子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者正指此類也益知春秋不可以凡例求矣

楚子伐鄭

高氏曰楚子聞晉侯卒于扈來討鄭伯之貳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黄氏曰楚莊之立加兵於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楚之猾夏何可襃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邪

晉郤缺帥師救鄭

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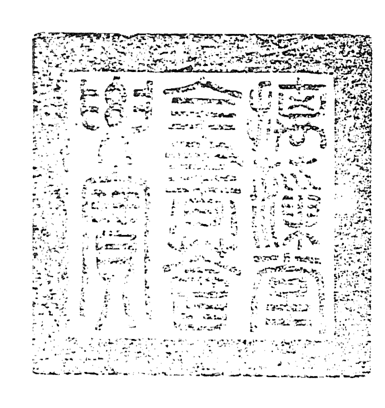
泄息列切張氏曰左氏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

改泄為洩也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亂之本也

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春秋本義卷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　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九十五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七

元 程端學 撰

宣公

元年春公如齊

不書月日闕文也貫道王氏曰比年朝正事齊如事君使移此事周君子猶為過六年一朝之制也曾謂朝正於齊可為禮乎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我歸魯也内辭耳不言來者既曰歸我而復曰來則其文複矣故但言歸我而不言來皆無他義濟西田即元年賂齊者左氏曰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獻可杜氏曰天子所封之地而諸侯取之歸之皆專恣也○康侯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莱又每歲往朝于齊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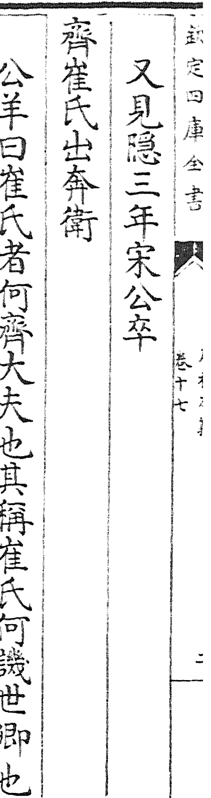
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順事已而以
所取濟西田歸之也以柔弱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
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
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己巳齊侯元卒

書此為崔氏出奔及公如齊歸父葬惠公起文也義



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也義又見隱三年尹氏卒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木訥趙氏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矣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卒譏天子大夫書崔氏奔譏諸侯大夫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奔喪高氏曰齊侯卒而奔其喪是以

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高氏曰徵舒者夏姬之子也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康侯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正謂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觀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胡氏曰書夏徵舒弑其君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曰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

大咎國必亡已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伐滕之喪今又伐之强陵弱衆暴寡也無王甚矣義又見桓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滕之小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才免晉楚之虐曷不以已處晉楚之心為心乎康侯胡氏

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弑逆不能聲辠致討乃用大衆以伐當恤之小邦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襄仲之子子家歸父也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强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此與存耕趙氏曰三月而葬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邦衡胡氏曰先書公如齊見公不奔天王之喪

而奔齊之喪比書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見公不會天
王之葬而會齊之葬無王甚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存耕趙
氏曰前此楚伐鄭晉救之使晉能庇鄭鄭何至與楚
平哉兵不足以制楚德不足以服鄭彼此交戰鄭何
辠焉晉於是不可以伯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高氏曰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葉氏曰王季子王之季子也髙氏曰天王不推至公選賢與能而使幼稚之子居大夫之任以交政於諸侯是示天下以私也貫道王氏曰周於魯有君臣之分魯宣簒立當討朝齊者五聘齊者六於周則使蔑聘之周公之制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既不能行九伐之法乃汲汲焉有季子之報是周以列國自處惟恐有失名分既夷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音亦公羊作蘱

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夾漈鄭氏曰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黄氏曰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未詳是否義見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康侯胡氏曰用貴卿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辠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盗也當此之時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有事於邾不亦慎乎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脩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之可以免討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黄氏曰不特

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自結於齊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曰國武子來報聘東萊呂氏曰頃公未踰年而不稱子邦衡胡氏曰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昏好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饑

葉氏曰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嗛二穀不登曰饑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

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爲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爲民者病矣何以於冬焉書五穀畢登之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劉氏曰易爲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張氏曰王政以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螽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書饑者著宣公煩於外事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

流賈誼論蓄積皆明於為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愚按春秋凡書饑者四大饑者一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亦一饑也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木訥趙氏曰鄭一身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東萊呂氏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爭欲服鄭鄭遂南北屬此可見中國夷狄盛衰

鄭用子良之言兩屬晉楚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子産所謂玉帛以待於二境惟其强者從之與此一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穀梁作夷

楚子序於陳鄭之上者陳鄭屈服楚子主盟也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張氏曰即淮寧府西華縣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

務德而爭兵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存耕趙氏曰楚洊伐鄭鄭之從楚猶可言也師不至陳陳亦受盟先聲震也楚自是遂伯矣有辰陵之盟而有邲之戰有邲之戰而後有蜀之會盟是變端之大者矣春秋所謹也高氏曰所以閔中國之衰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

蔡師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高氏曰自四年公及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魯同討之夫辰陵之盟中國所宜震也而齊方務窮兵於莒黄氏曰此又見歸父之横而附齊之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端切函音涵

會者往會之也杜氏曰欑函狄地左氏曰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

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木訥趙氏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欑函内失陳鄭而外求狄得狄何益於中國哉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康侯胡氏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戎于狄不亦傎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先書楚人而後書楚子者楚子先使兵殺徵舒而後楚子入陳紀實事也書丁亥之日可見也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晋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辠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辠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辠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愚案此傳與經少不合未詳

信否康侯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辠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愚謂陳有弑君之賊天子諸侯與陳之臣子不能討而蠻夷討之據跡而觀人情所許也然視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楚莊之殺徵舒似義而其心

之所由來者非義經書楚殺徵舒於前書入陳納寧儀行父於後蓋不待察其微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顯矣說者謂楚得竊義舉以逞志可謂善誅心矣夫中國不自正而蠻夷假之以逞志君子能不傷乎○黄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案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是以盗賊之行紿而取之也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徵舒之辠重以情則公孫寧儀

行父之辠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如是乎善乎張氏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入陳愚因張氏之説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討賊過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黄氏曰靈公昏淫見弒令二十有二月而葬葢其同為淫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楚而葬之前此國

人不葬也愚謂諸侯五月而葬陳靈淫亂不得其死三年始克葬又得惡謚焉春秋直書其事為後世大戒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子圍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陳鄭之始即夷狄是乃召蠻夷之亂中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扶必切音弼

杜氏曰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左氏曰晉師救鄭愚謂晉之救鄭意則善矣使晉景上告天子下帥列國親伐楚以救鄭雖敗於楚未失義也今書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則是林父主乎此戰也以大夫專兵主戰而敗其軍於蠻夷夷夏之勢自此倒置則晉景之任林父林父之專兵輕敵其辠大矣彼夷狄之横何足責哉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張氏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

乃欲恃力以爭鄭則知晉之所以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見莊十六年杜氏曰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張氏曰地譜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程子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悪謂諸侯同盟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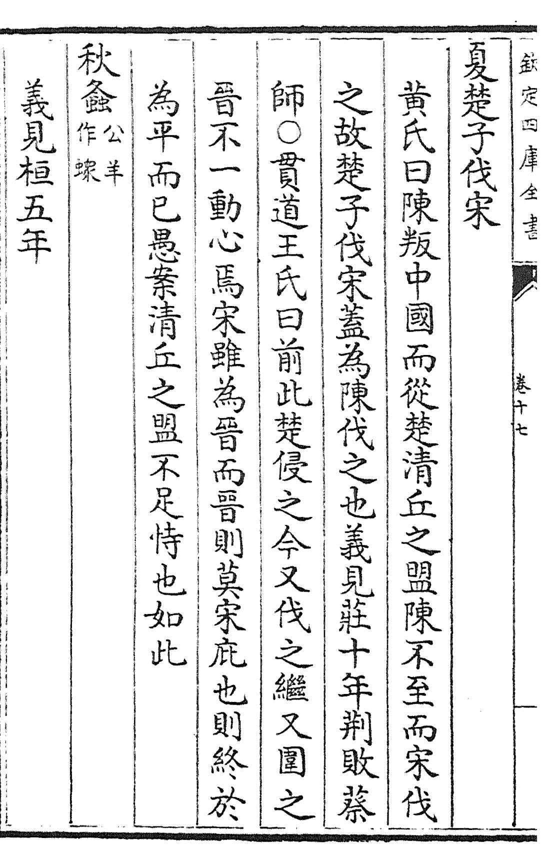
皁於天子況大夫同盟僭孰甚焉大夫同盟自此始
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而三國不恤
則僭禮之盟無益也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康侯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凴陵中國甚
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强於為善
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
蘄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若衛叛盟則惡自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莒公羊作衛

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楚子伐宋

黄氏曰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貫道王氏曰前此楚侵之今又伐之繼又圍之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為晉而晉則莫宋庇也則終於為平而已愚案清丘之盟不足恃也如此

秋螽公羊作蝝

義見桓五年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夏五月曹伯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伐鄭

左氏曰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康侯胡氏曰比事而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鄭之從楚畏楚而叛晉也晉景不能攘楚而區區伐鄭是中國自相殘賊而夷狄愈得志矣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木訥趙氏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

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所以必服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康侯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以伐陳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見莊十四年單伯會諸侯于鄄○夾漈鄭氏曰公子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康侯胡氏曰楚圍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愚案此與僖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公會盟于宋同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二國稱人者各以大夫為平而君不相見也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

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貫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

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
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
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愚謂宋先代之後國雖小
中夏之望也諸侯之門戸也楚圍三時諸侯莫敢救

者宋勢殫力竭而與之平則外夷橫而中夏衰也甚矣○按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内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而有蜀之盟也惜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稱師用大衆也杜氏曰潞赤狄之别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葉氏曰赤狄狄之總名也其别為潞氏及甲氏留吁見於經者自三種各以其别言之故皆冠

以赤狄張氏曰潞氏即潞州潞城縣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辠焉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辠曰將待後

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未詳信否孫氏曰夷狄亂華諸侯驅逐之可也滅則甚矣莘老孫氏曰潞氏之皐在可滅而晉專滅之猶無王也潞氏之皐在不可滅而晉滅之則晉亦狄也愚謂況虜其君以歸乎

○啖氏曰凡滅國直書滅𡋯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也若自致滅亡之道則異其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𡋯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貫道王氏曰楚懲莫攖諉之天授狄無晉虞而兼其土是養一指而失肩背也

秦人伐晉

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案僖

三十三年殽之戰迄今三十餘年晉秦凡十一戰其始也二國背義以徼利僥倖以求功其終也惟報復是務忘其自責之心上干王法下毒生民財窮力耗然後已易曰作事謀始不其然乎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札側八切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趙氏曰王氏札子字也食采於王城而因以為氏者也前說近是毛伯見文元年召伯見文五年孫氏曰生殺

之柄天子所持非天子不專殺王札子人臣也殺召

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邦衡胡氏曰天

子在上而子弟敢以私怨專殺則生殺之柄下移於

姦臣矣○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覲張彞之變而生

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

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

於彼宣公為國虛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能至者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張氏曰無公羊作牟恐當從之聲之誤也

杜氏曰無婁杞邑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初稅畝

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譏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陸氏曰賦稅者國之所治亂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葉氏曰

魯國有藉矣而又稅焉藉者取井田之名所謂八家為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稅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什一使自賦者也藉取九一稅取什一蓋既藉矣而取國中之稅而畝加之其為法自是始非謂以稅易畝也

冬蝝生蝝悅全切字林尹絹切

蝝董子曰蝗子杜氏曰螽子盖蝗即螽也康侯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

民也詳誌之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義又見桓五年螽

饑 公羊無此經

義見十年○康侯胡氏曰春秋書饑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

經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别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高氏曰稱及者所以别言二族也惡其窮兵荒服無復顧中國之念也義又見十五年滅潞氏○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

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貫道王氏曰楚禍逼人中國無安處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

夏成周宣榭災榭音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案經未有書火者當依公穀

劉氏曰成周周之東都東萊呂氏曰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者也爾雅曰無室曰榭杜氏曰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張氏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者也康侯胡氏曰王室不復中興矣天所以見戒乎○或曰宣榭宣王之廟也啖氏曰宣王之廟久已毀縱不毀止當在王城不當在成周也然則宣榭不過宣王講武之屋耳非廟也

秋郯伯姬來歸郯音談

伯姬文公女宣公姊妹也左氏曰郯伯姬來歸出也

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高氏曰不能事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黜此辠伯姬者乃所以辠其父母失教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春秋於内女夫人皆詳志之○康侯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叙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詳書於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案内女出者二此與成五年杞叔姬是也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義見桓三年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義並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義並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貫道王氏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

之間日食者三豈可諉之常數哉用見夷夏君臣強

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一音管切短直

杜氏曰斷道晉地義見莊十六年○黄氏曰時宋為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為中國晉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為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叔肸字也稱弟未為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皆世卿此亦譏世卿而肸其始也亦書公子牙公子季友卒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曰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

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會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師還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以世子而專伐則見衛侯之失威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已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大戰

於宰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受伐與伐者

之辠

公伐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杞世婚於魯杞

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

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伐之歟

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在良切鄫穀梁作繒

戕搶也他國人來弑君之名左氏曰自外曰戕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高氏曰邾人肆無道之强戕同等之君辠惡大矣鄫子為國君而見戕於人必有以致之也楊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拒難○康侯胡氏曰夷狢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

戚侍衛守禦之嚴奚至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
而莫禦乎邾人葢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
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戕殺其君深
責臣子至此極也木訥趙氏曰鄫未嘗有一日之隙
於邾徒以邾鄫為鄰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之小
而肆毒于鄫曾無一人詆訶之信乎其為春秋之世
也愚謂王法不明其禍至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斯
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左氏曰楚莊王卒劉氏曰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變始以赴告與中國通是以其卒見於春秋愚謂春秋至此不特蠻夷横而已中國胥夷矣義又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康侯胡

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况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而此又為歸父奔齊起文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公羊穀梁作檉

孫氏曰不言公孫前見也穀梁曰自晉事畢也杜氏曰笙魯地也左氏曰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辠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高氏曰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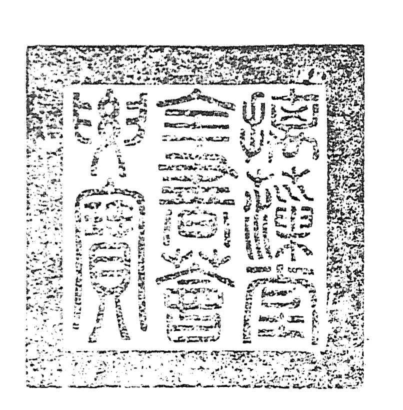
死其君而忘其父也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辠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自晉及魯境遂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故書以著其逃刑之辠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謂歸父是亦奔父也

康侯胡氏曰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

於堯羊五之屬必存終始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恐乎哉

春秋本義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王樞